

大破大立，結義起厝

## 當代「有巢氏」謝志誠的悲願

行過筆直的椰林大道，轉進「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」系館，推開研究室的門，走進謝志誠教授素樸的辦公室，書架是主要的設備，羅列的多數是與921災後重建相關的出版品，以及來自重建區的感謝狀；門側，一隻銅鑄的鴿子，頸項掛著印有「921震災重建基金會執行長謝志誠」的名牌…

921基金會於去（2008）年7月解散，但對謝志誠而言，對於重建事務的關注則處於退而未休的狀態。汶川地震發生後，921基金會的網站一周湧入高達34萬次點閱率。為了吸取重建的寶貴經驗，中國政府接受了他「台灣教授協會」的政治立場；而為了人道關懷，他也傾全力相授台灣重建的實戰經驗，一場又一場赴中國講授經驗。幾年下來，他很清楚地震議題從不是社會願意長期關注的顯學，但卻是他這一生都需面對的使命。

1977年，謝志誠還是成功大學機械系的學生，同年11月19日發生了「中壢事件」，直到事件平息，他才猛然察覺，如此重要時刻，自己竟然只在製圖教室裡埋首繪圖。而這份愧疚一直潛伏在他心底。1994年，37歲完成教授升等後，他悄悄放下學術上無盡的追求，開始展開投入社會的實踐之旅，與摯友蘇煥智共同為「反對濱南工業區開發計畫，劃設黑面琵鷺棲息環境與保護區」而奔走。

在環境及生態保育運動漸露曙光的1999年，台灣突遭百年大震，他也因為在環保運動的經驗，轉而投注更為艱辛與複雜的災後重建工作。在擔任「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」副執行長之初，他即在中國時報的專訪向政府建言：「集合式住宅多位於都會的重要地段，公寓大廈崩壞了，居民生活受到直接衝

擊，更嚴重破壞都市建地利用的規劃與價值，政府應透過公權力，加速推動重建，否則到最後只有任由土地荒蕪……」殷切關注住宅重建問題，呼籲儘早啟動重建機制。

而當2000年他銜命接管「921基金會」，反而成為一位半官方組織的掌舵者，野朝易位，他即時即刻反求諸己，擔負起這項史無前例而又饒富實驗性政策的責任。從反對濱南開發案，走過南瀛280公里苦行，他清楚鄉親朋友上街頭抗爭的苦楚，在接管基金會後他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：你不用來抗議我，我知道抗議的痛苦；有什麼事，我做頭前，要在你來抗議之前，就將問題解決！

放下學者身段，還原農家子弟的率直本色，與草根性格濃厚的群眾站在同一陣線，「既然把災後重建當作社會運動，所有的處理方法就不一樣，我不會以上對下發號施令，而是與重建戶站在同一位置，向共同的目標前進！」他深諳民間輿情，了無隔閡地和歐吉桑、歐巴桑搏起「你兄我弟、合縱連橫」的情誼。

東勢「山城第一家」的都市更新會在「臨門家族」排名第七順位，開跑的時間較早，相對地，面臨摸索的難題也較多，整個大樓重建的進度停滯不前，更新會理事長陳世汎說：「謝執行長到現場來，見面第一句話就問，你們社區現在有什麼問題？」遇有法條不明確的地方，都是他帶頭向內政部協調。

「921基金會」管理來自社會各界的上百億的善款，即使以民間企業的編制來看，晉用上百位員工亦不為過，但他始終認為災後重建有其階段任務，不能將人事安排列入考慮。因此設計之初，就確立基金會負責制定策略，而將執行委外，只在



謝志誠肩負學者的社會責任，秉持強大使命感，無私無我地投入環境保育及災後重建運動。

方案推動發生爭議時再折衝協調，「小政府、大社會」是他的想像，因此基金會的員工自始自終都未超過10人。

在第一線服務是來自東勢災區的文史工作者—張勁農；後勤支援包含長期投入社會運動的王俊凱、原住民運動的蔡培慧，以及謝靜綺、高楓雅、柳怡如、廖宏國等等，他挑選出一群能以同理心，為重建付出的夥伴，而整個團隊彷彿撲滅疑難雜症的「救火隊」，戮力扮演好襄助執行長的角色。

雖說謝執行長喜歡隨時與人溝通，不過在與其談話中也不難發現他仍有許多「教授的氣息」，他曾經提及他的教育理念：「我當老師就要滿足學生知的權利，但如果接受的那方沒有跟上來，我當然質疑他不跟上來的理由為何？如果你覺得方向是正確的，為什麼不能強迫他們跟上呢？」許多人很難想像，認為政府官員應該都是「罵不還口」的形象，很意外的，許多集合式住宅的受災戶都有被他斥責過的經驗，愛之深責之切，他始終給人「既像菩薩又像鍾馗」的印象。

拜通訊科技之賜，在重建區謝志誠公開自己的行動電話號碼，標榜全天待命，他的「電話管理」好比企業界作興的「行動管理」，他說：「只要不把自己包起來，你就能聽到各種聲

音，讓大家很容易找到你，事情就很容易解決。」實際上，謝志誠的行動力很強，往往今天才從中部回到台北，第二天又突然出現在中部的工地現場—為住宅重建的枝枝節節，不停地斡旋、調停、整合或獻策。

草屯「總統官邸都市更新會」理事長宋慧玲另有一番觀察，她表示：「很多政府官員來來去去，但是執行長跑得最深入，常常傾聽受災戶的心情，他是做事的人。」有一回，宋慧玲當著執行長的面為他抱屈的說：「我們在電視上看不到你，官別人在做，事情你在做。」謝志誠聞之，趕忙回應說：「拜託，拜託不要講…」

整個基金會的運作，謝志誠把它當成小型政府在做，王俊凱指出：「我們不只做住宅重建，還有社會救助、補助民間團體和社區總體營造等等，所有政府『想』做的，基金會都可以做，而且更細膩。」與執行長培養了多年的革命情感，王俊凱笑說他是貼身看到一個凡事專注、力求完美的學者，和一個勇不服輸的生命。

在最高學府化育無數，走街頭討世間公道，執行政策力求完美，採訪之後我仍然好奇，他憑藉的是什麼開拓了宏大的生命格局？直到點選由他持續維護的921基金會網頁（<http://www.taiwan921.lib.ntu.edu.tw>），看見一篇篇持續生產關於921地震的分析資料與評論，我想應該是「做事『頂真』」，一股力求完善與執著的精神，在他身上，我想我真的看見了昔日台灣最珍貴的核心價值！